

青末了

人文齐鲁

星期四
2015.1.22

齐鲁晚报

B01-B04

刊前絮语

废名的《星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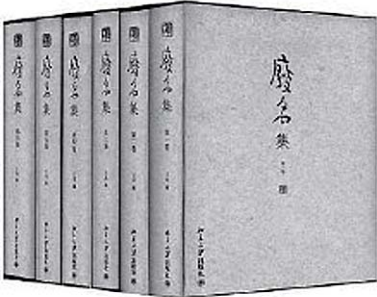
□徐静

1931年的青岛可以在新文学史上大书一笔,这一年国立青岛大学云集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家,他们在这里从事新文学的教学与创作。正是这样的环境,使同为作家的废名也想在国立青岛大学谋得一份教职,后来虽未如愿,总算在风气一新的青岛铁路中学书教授课。废名这个名字,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比较陌生,国内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也很少提到他,其实他是“五四”后出现的一位很活跃的作家和诗人。他与文学大师鲁迅,周作人兄弟的交往程度更是非常人可比。

编辑B1版的《1931年,废名在青岛》这篇稿件时,我特意查找了一些废名的资料:废名,原名冯文炳,曾为语丝社成员,师从周作人,在文学史上被视为“京派文学”的鼻祖,于小说、散文、诗歌方面皆有造诣。废名的小说以“散文化”闻名,将六朝文、唐诗、宋词以及现代派等观念熔于一炉。“满天的星,颗颗说是永远的春花。东墙上海棠花影,簇簇说是永远的秋月……昨夜夜半的星,清冷真如明丽的网,疏而不失,春花秋月也都是的,子非鱼安知鱼。”读到了废名的诗作《星》,作者把自己酷爱的老庄融入现代诗中,简约中似乎是有几分幽深的。

忆英雄光荣业绩,仰英雄铮铮铁骨。据悉,民政部去年9月1日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、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名录中许多英烈的事迹可谓耳熟能详,如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、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、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以及狼牙山五壮士等。据介绍,此次公布的英烈名录对牺牲的内涵有很大的拓展,“以前我们说的牺牲,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的牺牲者,但这次公布的名录里还有外国人、抗日联军军官、国民党军官。”今天我们B2版介绍的太乙拳掌门人——抗日英雄窦来庚烈士也名列其中。他曾在全国武术考试中夺得特优第一名,任山东省保安第十七旅旅长。窦来庚不仅是一位功底深湛的武术家,更是一位壮怀雄心的民族英雄,最终在日军的围剿中举枪自戕,壮烈殉节。敬仰于窦来庚先生的一身傲骨,作者张铭璇特别写下了四句评语:“为国强种育精英,殒身抗日逞威名;英雄身去丹心在,雄风永驻我沂蒙!”

● 人文齐鲁稿件请发至:
qlwbxujing@sina.com



现代作家中,废名的性情较为怪异。他有点内向孤僻,交友不多,时不时一个人跑到北平西山过起隐居生活,常常与周作人书信往来,师徒两人惺惺相惜。废名生平活动的资料留下来的较少,因而有些年份就显得不很清晰。2003年出版的由陈建军先生编著的《废名年谱》一书,对废名一生做了详细地编年,但年谱对1931年废名的青岛之行介绍颇为简略,因为这方面的史料不多,目前所知较多的是1931年初周作人与废名及俞平伯之间的通信。最近,笔者发现一则关于废名在青岛的史料,可补《废名年谱》之缺。

1931年:废名在青岛

□汤志辉

为寻工作,1931年1月 废名来到青岛

1931年5月10日刊发的《读书月刊》中有一则《青岛作家零讯》,介绍了当时到青岛的新文学作家的近况,一共九条。其中第一条为:“冯文炳:因赔钱过多而停刊的《骆驼草》,其编辑冯文炳先生,笔名为废名;现在青岛铁路中学,担任高级中学之‘文学史’及‘学术文’等功课教员。”其他八条分别介绍王统照、郝荫潭、顾绶昌、杨振声、闻一多、梁实秋、王赓虞、蒋丙然在青岛的近况,其中郝荫潭、顾绶昌也在青岛铁路中学任教。由这则材料,我们可以推知废名在青岛的更为详细的情况。

废名离开北平去青岛的日期已无法考证,本可以从《周作人日记》中获得蛛丝马迹,可这一年周作人日记并未影印。可以推断的是废名去青岛的日期大致为1931年1月1日之后,1931年1月12日之前。因为,在周作人1930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记有废名下午去拜访了他,到1931年1月12日废名已经在青岛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。

废名为什么要离开北平去青岛?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生活所迫。1929年废名从北京大学毕业后,并没有由周作人推荐而直接留校任教。废名在毕业之后,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,并为工作到处奔波,当时他的那点稿费还不足够他的花销。1929年11月10日,沈从文致信胡适,谈及中国公学拟请冯文炳前来顶替他上预科三年级国文课一事:“若冯君来,于同学及从文本人皆为幸事,故仍盼去信冯君约其来申,学校多有一作者,同学方面向前机会更多,将来或且有不少同学能在创作一面有好成绩。”这封信也可知废名曾有去上海教书的意向,最后并没有去。1930年5月13日,废名与冯至、周作人等办《骆驼草》,算是找到了一份可以耕耘的事业,可惜到同年11月3日就停刊,总计出了26期。正如上面那则报道所说,《骆驼草》“因赔钱过多而停刊”,废名再次陷入窘境,而北平又没有合适的去处。于是,他去了青岛。

1931年1月12日刚到青岛不久的废名就给周作人写信,请他帮忙:“今早发一信,把日子都记错了。青岛这地方很好,想在这里住它一个春天,另写一信给平伯,请他或由他另约几位与杨振声有交



废名

情者共同写一信与杨替我谋三四点钟功课,不知如何,请翁就近向平伯打听一下。我写给平伯的信是由清华大学转,当能收到。”

在风气一新的青岛铁路中学教书

废名对青岛抱有好奇,一方面这里聚集了一批新文学作家;另一方面青岛依山傍水,风景殊好,与喧嚣的北平相比,宛如世外桃源。他在信末注明“来信寄青岛铁路中学修古藩转”,很可能废名到青岛后就在青岛铁路中学,等待周作人与俞平伯的消息。修古藩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此时正在青岛铁路中学教书,他与废名在北大的时候应该就相互认识。据曾在青岛铁路中学上学的赵偈生在《赵偈生学术自传》中回忆:“第二个老师叫修古藩……修老师是大量将鲁迅、周作人作品和译品印成油印讲义发给我们的人。我们开始知道有《域外小说集》、《现代小说译丛》、《日本短篇小说集》,都是从他讲课中得知的。他还推荐让我们订《沉钟》和《骆驼草》这类北大继《语丝》之后出版的小型新文艺刊物。”

周作人在收到废名信后,于1月15日给俞平伯去信说:“废名见青岛而大悦,想找一点教书工作,以便住到夏天,嘱设法托金甫,云亦有信寄园奉托。我去年曾为惠修去说过无效,所以这回拟恕不了,如兄能去信则望为之写耳。”此前,周作人曾帮杨晦向杨振声说过一次,但没有效果,所以,这次请俞平伯去帮废名疏通。这次的结果同样无效,废名最终没能在青岛大学“谋三四点钟功课”。2

月3日周作人有信给废名:“废名兄:来信收到了。现在想暂在岛隐居乎?今日接到开明来函,计尊款共若干元,当于明日为将折子寄去,令其直接汇往青岛,想旧历年内可以到手也。总计此五个月中销出一千五百册之谱……在岛文思若何,得山水之助,想必有进也。匆匆不备。二月三日夜,作人。”从信中可以推断,废名此前想要周作人帮忙在青岛大学“谋三四点钟功课”的希望是破灭了。既然已经不能去青岛大学教书,那么是选择继续隐居呢?还是另寻前途?这又摆在了废名面前。

废名在青岛的时候,青岛铁路中学请了当时知名的维新人士宋还吾做校长。“他不仅一个人来,还带来了一大批受五四影响、具有新思想的老师。当时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,也有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。这样,大学、中学,串联兼课,新风气一下子就插开了。”铁路中学的校园是赁租青岛大学的一幢大楼,与青岛大学堂是近邻,杨振声校长聘请的教师及其配偶,有很多就在中学里兼课。

当时的铁路中学因为宋还吾的到来,风气一新。许多老师都是北大、北师大毕业生,他们带来了新思想,“语文课堂上讲起了白话诗、白话散文、白话短篇小说”。修古藩毕业于北大,写篇小说,郝荫潭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,创作的中篇小说《逸如》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铁路中学就位于青岛大学校园内,校园风气趋新。废名没能在青岛大学谋得三四点钟的功课,转而接受了铁路中学的应聘,并教授“文学史”与“学术文”的课程。

1931年的废名颇为动荡。在青岛没多久,不知出于何种原因,又回到北平。回北平之后,废名并未就此停止脚步,同年南京的《现代文学评论》发布了一则文坛消息《冯文炳将来京》:“冯文炳为北方文坛中之健者,其作品颇多,擅长散文,笔名废名,闻冯近受南京《新京日报》之聘,将来京任该报副刊编辑云。”这一年,废名又去了上海,直到年底,废名被北京大学聘为讲师,他才稳定下来,一直到抗战爆发,才离开北大回家乡黄梅。在创作方面,这一年废名创作了大量的诗歌。废名的个性本是喜静不喜动,而1931年他却奔走于南北,并井喷似地创作了大量诗歌。可以说,1931年对废名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。



□李贞寅

这张照片是1982年我在长清县委宣传部当专职新闻干事时,济南一家报社的记者来长清采访时在我的办公室拍摄的。他说:“你办公室够先进的啊,办公桌上放着电话机。”

在那个年代,办公室有部摇把电话机是够方便的,和上级新闻单位、下面各公社及村队联系工作,打个电话就行。不过要和下面的村队联系工作,得通过县邮电局总机和公社邮电局总机转接,才能打通电话。有时接通了县邮电局总机,再转公社邮电局总机如果遇到占线,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接通。

随着通讯工具的发展,摇把电话机发展成圆盘拨号的电话座机。后来,随着社会的

发展,电话机也不断更新换代。从圆盘电话机换成按键电话座机。家庭要装电话,向邮电局递交申请,交上所需费用,他们的工作人员就可带着电话机登门安装。这种话机,比前两种话机先进多了,和外地的单位、亲戚联系,只需按区号和电话号码就能接通。后来又发展了一种无线电话机,叫“大哥大”。这种话机个头比较大,像个小枕头一样。“大哥大”随身携带,把它装在手提包或衣袋里就行。要给对方打电话,不管在任何地方,只要有网络信号,随时随地都能接打。至于现在,手机产品一代比一代先进,不光能通话,还可以看影视、查资料、聊天玩游戏等等。前些日子女儿到四川九寨沟旅游,我用老年手机给女儿打电话,数千里之遥一接便通,真叫方便。